

# 沙海古卷

秦汉魏晋出土文献

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

林梅村

秦汉魏晋出土文献

# 沙海古卷

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

林 梅 村

文物出版社

1176264

封面设计：阚文青

责任编辑：蔡 敏

沙 海 古 卷  
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

林 梅 村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毕升信息处理公司计算机—激光照排

振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8 年 10 月第一版 198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850 × 1168 1/32 印张: 20.125 插页: 2

ISBN7-5010-0084-0/K · 40 定价: 7.80 元

DB807/12

## 目 录

### 壹 导论

- 一、汉文古籍的有关记载……………( 1 )
- 二、佉卢文的解读……………( 3 )
- 三、佉卢文的命名……………( 5 )
- 四、佉卢文的文字系统……………( 6 )
- 五、佉卢文的语言系统……………( 7 )
- 六、佉卢文在中亚的传播……………( 11 )
- 七、中国所出佉卢文资料的发现与研究……………( 12 )

### 贰 释文

- 一、例言……………( 25 )
- 二、释文及解说……………( 31 )
  - 1. 国王敕谕……………( 31 )
  - 2. 籍帐……………(155)
  - 3. 信函……………(264)
  - 4. 碑铭与题记……………(320)

### 叁 拉丁文转写

- 一、凡例……………(322)
- 二、转写……………(324)
- 三、校勘记……………(619)

附录:地名、行政区划、职官及爵号译名表

# 壹 导 论

佉卢文是起源于古代犍陀罗,后来流行于中亚广大地区的一种古文字。就目前所知,这种文字最早见于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犍陀罗时颁布的摩崖法敕,最晚见于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鄯善王国君主元孟(vāṣmana)时期的木牍文书。其流行年代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四、五世纪。不过,佉卢文的字体及其流行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这种文字的创立应始于公元前五世纪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统治犍陀罗时,废弃于公元五世纪中叶鄯善王国末代君主真达亡国之际。在我国,佉卢文主要通行于鄯善、于阗和龟兹等古代王国。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通商语、文和佛教语、文,它还在敦煌和当时中国首都——洛阳流行。本书研究对象即流行中国各地的佉卢文文献及其他有关资料,统称中国佉卢文书。

## 一、汉文古籍的有关记载

佉卢文一词系梵语 Kharoṣṭhi 的汉语音译。原文是由 Khara(毛驴)和 Oṣṭha(嘴唇)两字加阴性语尾 ī 构成的复合词,意为“驴唇文”。“驴唇”是古代印度神话传说中一位仙人的名字。唐吉藏撰《百论疏》卷上云:

“昔有梵王在世,说七十二字以教世间,名佉楼书。世

间敬情渐薄，梵王贪吝心起，收取吞之。唯阿、沍两字从口边堕地。世人贵之，以为字王。故取沍字置四《韦陀》首，以阿字置《广主经》初……《毗婆沙》云：瞿毗婆罗门造梵书，佉卢仙人造佉卢书，大婆罗门造皮陀论。”<sup>①</sup>

正象我国古代把文字的发明归功于苍颉一样，古代印度人也把文字的发明归功于神话传说中某位仙人。

随着中印古代交通的开辟与文化交流，尤其是佛教在我国的传播，我国旅行家、僧人和翻译家的著述、译述中留下不少有关佉卢文的记载。最早提到这种文字的是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一《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其文云：

“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梵、佉取法于净天，苍颉因华于鸟迹……唯梵及佉楼为世胜文。故天竺诸国谓之天书。”<sup>②</sup>

文中所云佉楼系 Kharoṣṭhī 最早的汉译，大约在隋唐时期，又改译为佉卢文。例如，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五《千佛篇·游学部》复述上文所引这段文字时，佉楼改为佉卢<sup>③</sup>。所谓梵，即梵文 (Brāhmī)，或音译作婆罗谜文。这种文字及其变体几乎通行于古代印度全境（今印度、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而佉卢文只是一种古印度地方性文字，仅限于古代印度西北地区。对此，汉文古籍中也有记述。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七云：“佉楼书，应言佉路瑟吒，谓北方边处人书也。”<sup>④</sup>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一云：

“西域有驴唇书、莲叶书、节分书、大秦书、驮乘书、牂牛书、树叶书、起尸书、石旋书、覆书、天书、龙书、鸟音书等，有六十四种。”<sup>⑤</sup>

段成式这段文字的根据是隋阇那堀多译《佛本行集经》卷十一。其中有释迦牟尼在迦毗罗卫当太子时和老师密多罗·阿阇黎的一段对话。其文云：

“尊者阇黎教我何书？或复梵天所说之书（今婆罗门书正十四音是），佉卢虱吒书（隋言驴唇），富沙迦罗仙人说书（隋言草果）……凡有六十四种。”<sup>⑥</sup>

文中罗列古代印度文字有六十四种之多，显然不足为信。就目前所知，各种用来书写印度雅利安语或其他非雅利安语的印度文字，绝大多数是从婆罗谜文演变来的。印度历史上使用的笈多(Gupta)字、悉昙(Siddham)字、兰查(Rañjana)字及现今印度普遍使用的天城体(Devanagari)文字都属于婆罗谜文字母体系。在新疆发现的于阗塞语和龟兹—焉耆语文献也用婆罗谜文的某种变体来书写。佉卢文则不同，公元四、五世纪后，任何国家或地区再没有使用它，其本身也未演变成其他文字。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使后人对佉卢文的描叙充满了神话。

如果将上述记载中的神话色彩去掉，我们对佉卢文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认识：这是一种从右至左书写的文字，流行于古代印度北方边陲及西域地区，名曰驴唇文，音译佉楼文、佉卢文、佉卢虱吒文或佉路瑟吒文。这种文字得名于古代印度神话传说中驴唇仙人之名。

## 二、佉卢文的解读

公元四世纪以降，佉卢文逐渐成为死文字，湮没了一千多年。直到十八世纪末，考古工作者才终于在中亚希腊化王国巴克特里亚统治者铸造的钱币上重新见到这种文字，以后又在印度河流域的摩崖法敕和碑铭、器铭上陆续发现。

佉卢文的解读归功于欧洲几位语言学家。他们是马松(Ch. Masson)、普林谢普(J. Prinsep)、拉森(Ch. Lassen)、诺里斯(E. Norris)和孔宁汉(A. Cuningham)。这里应特别提到普林谢普的研究,佉卢文的解读主要基于他对阿育王碑铭的研究。

早在1784年,阿育王碑铭即开始为人所知,1801年已刊印出来。但迟至1837年,普林谢普才终于探明其中的奥密。他首先从古代印度西北地区流行的佉卢文入手,因为印度邻邦希腊化诸王国铸造的佉卢文—希腊文双语钱币有助于确定字母的音值。随后,他又着手攻读与佉卢文密切相关的另一种古印度文字婆罗谜文。在印度中部地区靠近博帕尔地方的一座寺院内有一些简短的婆罗谜铭文,他推断其含义定是“某某人布施……”,其中一些字在印度俗语中如何发音并不难确定,加上他对印度专有名词的形式颇为熟悉,接连释出许多专有名词。普林谢普的研究曾得到英国巴利语学者特纳(G. Turnour)的帮助。巴利语和阿育王碑铭语言十分相近。普林谢普对阿育王碑铭的认识在许多地方得益于特纳的巴利语知识。特纳指出,巴利语《岛史》(Dīpavaṃsa)中把阿育王(Aśoka)称为爱见王(Piyadsi),故古印度碑铭中的爱见王亦即阿育王。这就证明了那些根本未出现阿育王名字的摩崖法敕,确实为阿育王所颁布<sup>⑦</sup>。

1837年,普林谢普成功地解读出一篇阿育王法敕,从而奠定了阿育王碑铭语言研究的基础。当他转向另外两篇巨大峭壁上镌刻的阿育王法敕时,由于过度劳累及气候不宜,终于在1840年逝世。1858年,普林谢普的遗著《印度考古论文集》发表,其研究成果公诸于世<sup>⑧</sup>。后来的工作则由德国的布勒(G. Bühler)、法国的塞纳(S. Senart)和挪威的柯若(S. Konow)等语言学家继续进行。

### 三、佉卢文的命名

佉卢文最初发现于中亚希腊化王国巴克特里亚君主铸造的钱币上,所以,一开始曾被称为巴克特里亚文、印度—巴克特里亚文。后来探明这种文字仅用于印度河流域西部(东到旁遮普一带),不见于兴都库什山以北。因此,拉森称之为“喀布尔文”;威尔逊称之为“雅利安文”;孔宁汉则根据其分布区域,建议将其命名为“犍陀罗文”。由于这种文字表达的语言类似巴利语或印度俗语,所以又被称为“巴克特里亚巴利文”或“雅利安巴利文”<sup>⑨</sup>。

1904年,法国学者烈维(S. Lévi)在讨论(Kharoṣṭhī)的得名时,根据我国唐代僧人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澄观《华严玄谈》、慧琳《一切经音义》和希麟《续一切经音义》诸书,提出西域古国疏勒原名正音当作“佉路数怛勒”,相应的梵语应为 Kharoṣṭra,故这种文字应即疏勒文,从而引起德国学者弗兰克(O. Franke)和皮舍尔(R. Pischel)与其激烈论战<sup>⑩</sup>。烈维试图说明佉卢文最早起源于中亚而非印度,显然缺乏史实根据。

目前通行的佉卢文(Kharoṣṭhī)之名是法国学者罗古贝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于1890年首先提出的。他在梵语文献《神通游戏》(Lalitavistara, 旧译《普曜经》)第十章二十九品中找到这种文字的梵名 Kharoṣṭhī,又在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五《千佛篇·游学部》中找出该字相应的汉译——“佉卢文”<sup>⑪</sup>。1896年,德国印度古文字学权威布勒在其名著《印度古文字学》中肯定了罗古贝里的考证<sup>⑫</sup>。以后,学术界普遍承认了这一命名,从而结束了以往在这种文字称谓上存在的混乱局面。

#### 四、佉卢文的文字系统

古代印度人把佉卢文的发明归功于神话传说中的驴唇仙人,当然不足为信。此外, Kharoṣṭhī 一词在文献中出现甚晚。最早记录这种文字的《神通游戏》约成书于公元三世纪。此时,佉卢文至少已经使用了六、七百年。它原来究竟叫什么名字,文献不足征。但是,从文字体系看,佉卢文实际是由腓尼基文的东方支系阿拉美文演变而来。

腓尼基文是人类发明的最早的拼音文字之一,起源于地中海东岸。东西方许多文字都是由这种文字发展演变而成的。腓尼基文向东方传播,形成一个大的支系,即所谓阿拉美文。它得名于使用这种文字的民族的名称。约公元前十一世纪,一支称为阿拉美亚的闪语民族入主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直到公元前九世纪初,亚述复兴,将其政治势力逐出两河流域,但阿拉美文文化却给西亚以至整个古代东方世界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阿拉美文成了新亚述帝国的通用语文以及后来入主两河流域的波斯人的官方文字。世界五大宗教祆教、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经典都是用阿拉美文的各种变体书写的。

阿拉美文很早就传入印度。公元前 890 年的美萨碑铭表明,这种文字是当时埃及经小亚细亚、伊朗高原至印度河流域这条漫长国际商道上的通商语、文。阿拉美文在印度的另一变体婆罗谜文即在这个时期形成。佉卢文的出现较婆罗谜文晚,虽然佉卢文在构字上也受婆罗谜文的影响,但两者没有直接的演变关系。佉卢文的书写方式和阿拉美文一样,从右至左横写;两种文字的许多字母,甚至有的词汇都极其类似。例如:阿育王碑铭中佉卢文 dip- (书写) 一词和阿拉美文碑铭同一字的形式完全

相同,但在梵语中,该字的形式是 lipi-。这表明佉卢文和阿拉美文的关系极为密切<sup>⑬</sup>。英国学者泰勒(I. Taylor)最先注意到这一点,于1883年第一次提出,佉卢文源于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阿拉美文,并在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碑铭中得到进一步发展<sup>⑭</sup>。后来,德国学者布勒肯定了泰勒的考证,在其《印度古文字学》一书中发展了这一点<sup>⑮</sup>。

据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和波斯波利斯碑铭记载,公元前五世纪,犍陀罗和旁遮普一带曾沦为古波斯帝国的省区。阿拉美文作为古波斯人的官方文字之一,在此时期通行于古代印度西北地区。喀布尔河流域发现的阿拉美文刻字的阿育王碑铭表明,迟至公元前三世纪,阿拉美文仍在这一地区流行。

如果说婆罗谜文是印度河流域与地中海东岸商业往来的结果,那么,佉卢文则是古波斯人统治犍陀罗及毗邻地区的产物。阿拉美文仅有22个辅音字母,本是用来表达闪语语言特点的拼音文字。若用这种文字表达其他语言,不可能不加以改变。正由于这一点,我们看到古代犍陀罗人根据本地语言特点,参照原有婆罗谜文字母,创造了带有5个元音,近30个辅音的新文字体系,阿拉美文的这个新的支系,即后世所谓佉卢文。

## 五、佉卢文的语言系统

佉卢文属于阿拉美文一个支系。这是就其文字系统而言,两者的语言系统截然不同。阿拉美文表达的语言是闪含语系闪语语族中的北方方言,而佉卢文表达的语言和历史上的波斯语、梵语、巴利语、希腊语、拉丁语以及现今欧洲的绝大多数语言一样,属于印欧语系。确切地说,它是印欧语系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中的一种俗语方言。因为最初发现于古代印度西北地区,故名“中

古印度西北方言”。

就佉卢文的语言体系而言,它属于印度俗语。所谓印度俗语是中古时期印度雅利安语的统称,梵名 Prakrit。该字有原始、自然、通俗等含义。与之相对的是印度雅语 Sanskrit,或称梵语,有完美、规范、纯正等含义。梵语和俗语的关系颇有些类似我国的文言和白话。不同的是,梵语是波你尼(Pāṇini)和波颠闍黎(Patañjali)等古代印度语法大师规定的人造标准语,而俗语则是未经人为加工的自然大众语。由于两者的语言都基于古代印度经典语——吠陀语及其他古代印度日常生活用语,它们之间自然有一种亲缘关系。一般来说,语言学界倾向于把吠陀语和梵语称作古代印度雅利安语,把巴利语等各种俗语称作中古印度雅利安语,把俗语之后直至今日出现的各种印度雅利安语归入近代印度雅利安语。佉卢文表达的语言即中古印度雅利安语方言之一<sup>①⑥</sup>。

印度俗语大约有十几种方言,为便于了解佉卢文的语言在印度俗语中的位置,兹将其中几种择要介绍如下:

1. 摩诃刺陀语(Māhārāṣṭrī) 即古代摩诃刺陀国(今印度马拉特地区)的语言。它是印度俗语中的佼佼者。古代印度俗语文法家最先给它制定出规则,在表示其他俗语有某些特殊规则时,就说 māhārāṣṭri śyayāṃ bhārāṃ prakṛṣṭaṃ prākṛtaṃ viduḥ,意为:“其余同摩诃刺陀语。”(《檀丁注》K. D. I, 35)。古代印度人一说到俗语这个词,一般即指摩诃刺陀语。这种俗语多用来写抒情诗,特别是戏剧作品中抒情诗部分。此外,还有用该语言写的史诗。

2. 巴利语(Pālī) 这是中古印度最重要的文学语言。主要流行于古代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及我国云南傣族地

区。现存早期佛教经典即用这种语言写成。此外,它还有一些非佛教文学作品。

**3. 摩揭陀语 (Māgadhī)** 即古代印度东部俗语。该语言分布的核心地带在古代摩揭陀国(相当于今印度比哈尔邦)。在印度古代戏剧中,出身卑贱的下层人使用这种俗语。

**4. 半摩揭陀语 (Ardha-māgadhī)** 早期耆那教经典用半摩揭陀语写成,故又称耆那俗语。这是一种以索罗色那和摩揭陀之间(大约在今印度奥德)地方的口语方言为基础的俗语,有点类似于摩揭陀语并显示出和梵语有较大区别。这种语言也是佛教向四方传播之前,原始佛教用语。

**5. 佛教混合梵语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佛教经堂用语最初采用半摩揭陀语,后来,佛教上升为统治阶级信奉的宗教,佛教徒开始摒弃俗语,采用贵族语言梵语。同时,也由于四世纪后,全印度出现广泛使用梵语的浪潮,人们把梵语视为学术语言及通用语以取代原来各地使用的俗语。在这一形势下,佛教徒也力图用梵语来译写原来的俗语经典。但是,若把俗语的韵文完全改成梵文相当困难。所以他们译写俗语佛典时,不得不保留或部分地译写佛典的韵文,仅把佛典的散文译写成梵语。由于这种俗语保留在梵语佛经的韵文即偈颂中,有些欧洲学者便称之为“偈颂方言(Gāthā dialect)”;也有些人因其混有梵语,称之为“混合梵语(Mixed Sanskrit)”;还有些人因其仅见于佛经,故称之为“佛教梵语(Buddhist Sanskrit)”。这种从俗语译写为梵语的佛典虽在外表上具有纯梵语的形式,但实际上其音韵、词形还含有俗语因素,特别是许多词汇是佛教独有而一般梵语根本没有的。为了和纯梵语相区别,学界现在普遍称这种语言为“佛教混合梵语(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其他印度俗语还有索罗色那语(Śaurasenī)、鬼语(Paiśāci)和卑俗语(Apabhraṃśa)等<sup>⑭</sup>。

佉卢文表达的语言旧称“中古印度西北方言”。但后来大量考古发现表明,这种文字流传甚广,从现今印度西北、巴基斯坦、阿富汗西北、苏联哈萨克地区直到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罗布泊沿岸都有发现。因此,英国学者贝利(H. W. Bailey)建议给它重新命名,称为“犍陀罗语(Gāndhārī)”。这是因为,第一,佉卢文起源于古代犍陀罗地区,后来佉卢文流行的区域大都是受犍陀罗文化艺术影响的区域。第二,该语言表达的是一种和其他已知印度俗语都不同的俗语,它吸收了许多各种来源的非印度词汇。如龟兹—焉耆语、于阗塞语、粟特语、希腊语及汉语等等。这一点又恰恰和荟萃各种文化因素的犍陀罗艺术极其类似。所以,犍陀罗语的命名一经提出,即得到学术界普遍承认<sup>⑮</sup>。

现存佉卢文资料主要由三部分构成,阿育王碑铭、贵霜碑铭和鄯善国文书。这三部分材料的语言是一脉相承的。据柯若和巴罗研究,该语言的原始故乡在印度西北,很可能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从语言谱系上和现代语言比较,它和阿富汗的现代达尔迪克语(Dardic)有相当一致的特点。在达尔迪克语组中,它似乎和托尔瓦利语(Torwali)最为接近。当然,这仅是相比较而言。质言之,该语言和目前保存下来的所有语言都有显著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说,该语言的变化体系业已灭绝,成为一种死语言<sup>⑯</sup>。

需要指出的是,佉卢文虽然是因适应犍陀罗语的特点而产生,并主要用来表达犍陀罗语,但这种文字也曾用来表达于阗塞语(如 Kh. 661 号文书)和梵语(如 Kh. 511 号文书)。这一点和

曾用来表达多种语言的婆罗谜文类似。

## 六、佉卢文在中亚的传播

佉卢文起源于犍陀罗的重要根据之一即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发现的阿育王碑铭。这些碑铭表明,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在各地颁布的法敕是用不同文字写成的。印度各地普遍使用婆罗谜文;阿富汗的坎大哈地区用希腊文和阿拉美文;阿富汗拉格曼和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古代坦叉始罗地方用阿拉美文;唯巴基斯坦白沙瓦的曼色赫拉和沙巴兹迦希两地用佉卢文。这就有力地证明,佉卢文当时仅通行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古代犍陀罗地区<sup>20</sup>。

公元前二世纪初,佉卢文从犍陀罗传入兴都库什山以南。这里的希腊化王国巴克特里亚君主铸造了许多两种文字合璧的双语钱币,一面为希腊文,另一面即佉卢文。

阿富汗发现的早期佉卢文碑铭属于公元前一世纪塞种王朝阿泽斯(Azes)时期。属于这一时期的佉卢文还有贾拉勒巴德地区的 Sotrop Tiravhan 和 Bimaran 两地的碑铭和瓶铭。塞种王朝历代君主以及后来安息王朝冈底非斯(Gondopharnes)统治喀布尔河流域、克什米尔、坦叉始罗至印度旁遮普一带时,先后铸造了大批佉卢文钱币,将佉卢文传播到更为广阔的区域。

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在一系列民族大迁徙运动的推动下,活动于我国敦煌和祁连山之间的月氏人西迁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他们首先征服大夏并承袭当地土著使用佉卢文的传统。百年之内,月氏人迅速扩张,先后征服喀布尔河流域、克什米尔、印度河流域以至恒河中游地区,建立起以犍陀罗为中心的贵霜王朝。该王朝的建立者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铸造的钱币

已开始使用佉卢文,第二代贵霜王阎膏珍(Vima Kadphises)时期镌刻的佉卢文碑铭已在阿富汗西北发现。佉卢文作为贵霜王朝的官方文字之一,在中亚地区得到广泛传播。考古工作者在今印度西北、巴基斯坦、阿富汗和苏联境内发现的佉卢文碑铭和钱币大多属于贵霜王朝的遗物。自贵霜王朝迦腻色伽(Kaniska)王伊始,贵霜碑铭逐渐采用婆罗谜文。公元三世纪中叶,贵霜受外敌入侵,趋于瓦解,原贵霜境内部分地区仍有以贵霜为称号的诸侯割据,史称小贵霜或后贵霜,属于这个时期的佉卢文碑铭已寥寥无几。后贵霜王朝维持到大约公元四世纪中叶,因哒哒人入侵而告结束。这样,佉卢文亦随贵霜政权的覆灭在印度消声匿迹<sup>②1</sup>。

佉卢文在印度逐渐消失的同时,突然出现于我国塔里木盆地四周的于阗、鄯善和龟兹等古代绿洲王国。佉卢文是如何传入塔里木盆地的?目前学界尚无统一意见。西方和印度学者认为,它是贵霜王朝统治塔里木盆地的结果<sup>②2</sup>;日本和我国一些学者则提出,它是贵霜难民迁入塔里木盆地的产物<sup>②3</sup>。就现有材料看,前一说显然缺乏史实根据。后一说虽有可取之处,但不尽然。目前在于阗、鄯善和龟兹故地发现的佉卢文资料中最早的材料是钱币和佛经。因此,佉卢文传入塔里木盆地,自然有商业往来和佛教传入的因素在内。所以,该问题的最终解决,尚有待今后的系统研究。

## 七、中国佉卢文资料的发现与研究

十九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新疆昆仑山北麓、天山南麓至罗布泊沿岸的古代遗址、甘肃敦煌汉长城烽燧遗址及喀什和洛阳古董市场上,不断发现大批写有佉卢文的木牋、残纸、帛书、皮

革文书、题记、碑铭和汉—佉二体钱币。这些佉卢文资料的问世对研究印欧语系的形成和发展,公元二世纪末至公元四、五世纪中亚东部的历史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最先在我国获得佉卢文资料的是英国一个使团。1874年,英国政府为巩固其在印度殖民地的势力,阻止沙俄继续向南扩张,派老牌殖民主义者福塞斯(D. Forsyth)率使团前往新疆叶尔羌,企图勾结当时从中亚浩罕入侵的阿古柏伪政权。福塞斯此行虽然未达到政治目的,但在南疆喀什、和阗和叶尔羌等地搜集到大批古代文物,并了解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埋葬着许多古代城市。回国后,福塞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披露了南疆地区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情况。在一份题为《关于埋葬在戈壁大沙漠流沙中的城市》的书面报告中,福塞斯提到他们发现了两枚汉文—佉卢文合璧的铁钱<sup>④</sup>。其实,这是两枚铜钱。他还误读铭文中的佉卢文,把它们当作公元前一世纪大夏希腊化王国末代君主赫尔摩耶斯(Hermaeus)时的铸币。福塞斯的发现乃是佉卢文在塔里木盆地消声匿迹一千余年后的首次问世。可惜由于他的误解,人们当时并未意识到历史上佉卢文也曾古代印度域外——我国新疆地区流行。

188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英国驻印度陆军中尉鲍威尔在新疆库车得到一部梵文贝叶经。它的重要价值很快经德裔英国梵学家霍恩勒(A. F. Hoernle)鉴定而轰动国际学术界。在霍恩勒的倡导下,英国在中亚的外交员古德弗雷(S. H. Godfrey)、马继业(G. Macartney)及塔尔博特(A. C. Talbot)收集到一大批新疆出土古代写卷和汉—佉二体钱。这些材料主要出自和田—库车一带的盗宝人、古董商之手。1893年至1901年间,仅汉—佉二体钱就搜走97枚之多<sup>⑤</sup>。它们和新疆发现的大批古代